

Будьте как дети
像孩子一样

Владимир Шаров
〔俄〕弗拉基米尔·沙罗夫 著
赵桂莲 译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Будьте как дети
像孩子一样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庫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58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像孩子一样 / (俄罗斯) 沙罗夫著; 赵桂莲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301-26389-1

I. ①像… II. ①沙…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4556号

本书属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书 名 像孩子一样

XIANG HAIZI YIYANG

著作责任者 (俄) 弗拉基米尔·沙罗夫 著 赵桂莲 译

责任编辑 李 哲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38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up_russian@163.com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9634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9.75印张 300千字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本书属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1914年12月，我们在东普鲁士的进攻彻底平息下来的时候，最高统帅部不假思索地让预备部队投入了战斗，进行了三次反击，主要的一次在彼得格勒^①、莫斯科和其他外省的城市发生：那儿的人群打碎了数百家叫做“弗里茨”“汉斯”和“路德维希”的商店橱窗，欢庆了胜利。店主全都挂起了牌子，上面用粗大的基里尔字母写着：“抱歉，这里不说德语。”还有两次辅助性的侧翼反击，都是借助皇家玛丽亚剧院^②的力量：1915年讴歌德意志精神的瓦格纳歌剧一下子都从剧院的舞台上消失了；除此之外，作为与不久前被日耳曼人占领的华沙团结的标志，就在那里，在玛丽亚剧院，排练委员会对《伊万·苏萨宁^③》的结尾做了修改。为免除不必要的问题，不幸的波兰人如今没被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杀掉，他们是自己死的，死于酷寒。

取代瓦格纳的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作品：《萨德阔——富有的客商》，稍晚些时候，是《看不见的基杰什城^④》。公众兴

① 圣彼得堡1914年8月18日—1924年1月26日的名称。

② 位于圣彼得堡，1859年正式得此名称并沿用至今的剧院。目前国内的通用译名是“马林斯基剧院”，可实际上1859年扩建后的剧院是以亚历山大二世的皇后玛丽亚的名字命名的，出现错译是因为剧院名称中使用的是“玛丽亚”的形容词“玛丽亚的”。

③ 伊万·苏萨宁（16世纪末？—1613），俄罗斯民族英雄，但身份不祥，有的说是农奴，有的说是村长，还有的说是大贵族特辖领地的总管。根据传说，1613年冬天，入侵俄国的一队波兰立陶宛军人得知已被缙绅会议宣布为沙皇的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位国君米哈伊尔及其母亲在多姆尼诺村避难，于是准备去杀了他们，在村外不远处碰上伊万·苏萨宁，要他带路，他带着他们去了相反的方向，他们恼羞成怒，不仅杀了他，还碎尸万段。

④ 关于基杰什城的传说在俄罗斯家喻户晓。据考证，传说产生于18世纪80—90年代，主要在旧礼仪派（旧信仰派、分裂教派）教徒中流传，后来，19世纪作家梅里尼科夫-佩乔尔斯基以此为主题的数部小说使该传说广为流传。根据传说，该圣城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下诺夫哥罗德州北部的斯维特洛亚尔湖的湖底。

奋地迎接初演。大厅人山人海，站了半个多小时，请演唱主角的索比诺夫返场。另一点更为重要：让最高权力机构爱抚有加的商人和企业主们1915年底之前就已经把榴弹炮的生产扩大了一倍，而军队获得的炮弹数量增加了三倍。结果到1916年的春天，前线得以稳定，战斗具有了胶着的、阵地战的性质。

对上演《看不见的基杰什城》的评价要复杂一些。可能是演出不成功，或者是沉没到斯维特洛亚尔湖湖底的教堂忧伤的钟鸣根本就没有能力鼓舞步兵发起冲锋。不管怎么样，士兵们听说圣城只有圣徒才能窥见，水会往两边分开，保持着从前的壮美的圣城会直接在救主的教民眼前从深潭中浮出来。他们忏悔了罪过，而且根据将军们的报告，1917年的春夏两季，一整队一整队的军人开始离开阵地，去寻找圣城了。

1922年，也就是五年之后，从疏散地克里米亚经由赫利奥波利斯^①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开始涌入巴黎，大多数是军人、军官和哥萨克。人们都已经知道了，他们数百的战友被红军在高加索的图阿普塞附近以及克里米亚的苏达克稍北的地方活活淹死了。看样子，嘉吉廖夫^②当时就是为了追悼亡灵才在巴黎的俄罗斯演出季的框架内，在大歌剧院的舞台上重新上演了《看不见的基杰什城》，布景出自随之扬名立万的丘尔廖尼斯^③之手。布景的背景是他寻常的、绿莹莹的油画，上面有些说不上名的水草、芦苇，再上方是稍有些亮色的交错、来回挪动的带子和水流。远方，透过那片暗绿的薄雾可以看见城墙，城墙上方是美

① 埃及古城。

②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嘉吉廖夫（1872—1929），俄罗斯戏剧和艺术活动家，巴黎“俄罗斯演出季”的组织者，“嘉吉廖夫俄罗斯芭蕾舞团”的组建者。

③ 米卡洛尤斯·康斯坦丁纳斯·丘尔廖尼斯（1875—1911），立陶宛画家、音乐家。

好城市金色的教堂尖顶和角楼。

布景满是整个情景皆在水下展开的幻觉。以左半边布景为背景有很长很长的一队军官。每个人的脚上都用绳子拴着大石头或是铁块。他们的这个致命的负担静静地平摊在水底，而被水托起的军官本人却照例挺直身子站着。活生生的人体。水流轻盈地摆动着身体，仿佛是风在撩动着头发。有那样一种感觉：如同七年战争期间习惯的那样，他们正列着队迈向沉睡在深水中的基杰什的城墙。

1970年1月25日萨申卡没了。四岁女孩儿的这个死亡本身以及与她有关的事情震撼了每一个认识她家的人。孩子的父母——万尼亚·兹维亚金采夫和伊琳娜·丘索瓦娅——是我儿时的朋友。他们结婚的时候还在上大学，伊琳娜刚满18岁，万尼亚大两岁，不过，等到长大成人以后会生活在一起这一点，我认为，他们一直就清楚。婚姻美满。圣经中有话：妻子会依附丈夫，他们将成为一体。万尼亚和伊琳娜正是如此。在旁人看来，他们的关系中没有高潮，没有特别的激情，他们相互之间就是所有时间都不可或缺，每一分钟都相互惦记，相互需要。

他们生活得不富裕，开始靠的是助学金加上父母接济的一点钱，后来成了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尽管如此，万尼亚每天都带着花儿回家。总之，是言情小说里才遇得见的爱情。而且与那些小说中一样，有一件事让他们伤心：伊琳娜几乎七年都没能生养。她怀孕容易，可接下来，哪怕马上就卧床保胎，却还是流产。26岁的时候，在朝拜过洞窟修道院之后，她终于坐住胎了：孩子，小姑娘，是真真正正的奇迹。



三个月大，在小孩子们还都怕生人的时候，萨申卡却对所有的人微笑，向所有的人伸出小手。她简直就好像在散发出光来，任何一个在她身边的人，似乎不这样就不行，全都开始高兴，微笑，快乐。在葬礼上谁都想不起来她有过的不满意的樣子；她当然有过伤心的时候，可却从来没生过任何人的气。去世前的一个月，萨沙^①得了麻疹，随后病情开始恶化。四天时间体温接近四十度，两个医生——俩人都是我们的密友——说：孩子很虚弱，一点把握都没有。最后一夜尤其糟糕：小姑娘对任何药和针都已经没反应了，整小时整小时地昏迷。脉搏细若游丝，几乎听不到呼吸。医生甚至把小镜子往她嘴唇上贴了两次：以为她死了。

这一夜前的傍晚，在情况还没让人觉得无望的时候，杜霞——莫斯科有名的圣愚，直截了当地对医生说：“别瞎忙了，我已经为她求了死了。”又对伊琳娜说：“如今她是纯洁的天使，死了会到天堂，要是让她长大，会罪孽深重，任什么祈祷都无济于事。”不过因为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中，对于杜霞的话谁都没留意。等到医生们说任何办法都无力回天的时候，母亲抱起萨申卡，搂着，开始抚摸她，亲吻她，小姑娘又开始呼吸了。黎明时分，她体温突然降下来了，显然，危机过去了。接下来，如果上帝愿意，她会开始康复的。

好在那夜之后母亲一刻都没离手，萨申卡简直是让人眼睁睁地看着一点点恢复知觉。可到了第三天，体温没头没脑地又升高了。谁都没料到病情反复，什么都来不及做。疾病立刻转移到了大脑，小姑娘几乎是在一昼夜之间燃尽了。这一切是如此可怕，如此不公平，以至于到了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没什

① 全名亚历山德拉，小名萨沙，昵称萨申卡。

么有所缓解。

之后是葬礼。葬在沃斯特里亚科沃公墓，兹维亚金采夫家族在那儿有一块墓地。萨申卡的父亲万尼亚还撑得住，可母亲却黑沉沉的，哭肿了脸。她自己没法走了，两个女友挽着胳膊，实际上是在架着她走。等到棺材已经该放入墓穴的时候，伊琳娜却违背常理，恳求最后一次掀开棺盖。人们顺从了她。来告别的人差不多上百。在他们面前的丝枕上毫无疑问躺着一个天使，只不过是违背天性死了的天使。在我看来，在场的那些人当时根本就害怕把萨申卡入土，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让一切停下来，所以一个接着一个地说起了她，仿佛在说一个活人似的。

带着绳子和铲子的工人站在远处，可很快他们就等烦了，他们一边让我们抓紧，一边靠了过来。也许，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偶然：走在前面的是杜霞。作为一个生活圣洁的人，她极善祷告，因此我想，杜霞会找到哪怕能多少让我们与萨申卡的死和解的话来。这也是兹维亚金采夫夫妇和其他人所必需的。可他们听到说出来的却是下面这样的话：没什么好哭的，她，杜霞，还在四天前就已经为小姑娘安魂了，那个时候萨申卡就应该把灵魂交给上帝了。但第一次母亲做到了向主求回她，放回她。枉然。要是上帝把命留给她，小姑娘会变成地狱的子民，会扼杀很多人，引人犯罪，让人受诱惑。因此她，杜霞，才干预了。目前萨申卡还没做成任何受审判的事，等着她的是拯救和永生，不然她就要在炼狱里受苦了。随后杜霞如同丢了块骨头一样丢给伊琳娜一句话：无辜孩子的母亲死后会跟孩子在同一个地方。

墓地里说的话把大家都震住了，可更让我震撼的是，实际

上是被杜霞害死的小姑娘的父母万尼亚和伊琳娜没有跟她断绝关系，相反，跟圣愚走得更紧密了。杜霞白天夜里在他们那儿几乎待了一年。兹维亚金采夫夫妇从前对她就出奇虔诚，如今完全是在讨好，差不多是奴颜婢膝，好像她既然会从主那儿求来萨申卡的死，那如今就会求来她的复活。据说他们甚至一起祷告，跟着圣愚感谢主，感谢他带走了他们独生的女儿，没让她长大，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过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没法再看到他们亲吻她的手，没完没了地念叨：“杜辛卡，亲爱的杜辛卡^①。”我父母也继续与杜霞交往，至于我，当我知道她必定会在我们家出现的时候，我会提早离开。后来我在莫尔恰诺夫卡^②有了自己的房间，因此，大概有七年吧，我压根儿就没见过杜霞。他儿子谢廖沙死后——我小时候就很喜欢他，欠他很多情——，某些方面的联系才有所恢复。

女儿死后伊琳娜开始酗酒。偶尔她似乎有所恢复，说自己应当再生一个孩子，这件事定了，不然她活不下去，可随之就又烂醉如泥。不过，她是否还能再有孩子——先前的生产很难——，她是否想要孩子，我不知道。我在场的时候她的一个女朋友对母亲说，从萨申卡葬礼的那天起她就不让丈夫碰自己了。

杜霞和兹维亚金采夫夫妇组成的奇怪的三角关系维持了差不多一年多。后来万尼亚去了别洛亚尔斯克^③——我们的人开始在那里建设第一座核电站——，他是个优秀的物理实验员，而

① “杜霞”的昵称。

② 莫斯科市中心阿尔巴特区的街道，分大、小两条莫尔恰诺夫卡街。

③ 西伯利亚阿尔泰边疆区的小镇，位于鄂毕河右岸。

他离开前伊琳娜就已经破罐子破摔了。好像是这么个情况。万尼亚离开以后杜霞也不再待在他们家了。

伊琳娜放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样做没给她带来任何快感，甚至没有帮助她忘我。天性把她造就成了贞洁的人，成了万尼亚的妻子以后，除了他，她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兴趣。伊琳娜很好看，不过她对其他男人的无动于衷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至于萨沙去世之前连试着去追求她的人都没有。我想，她的放浪形骸是有目的的。她认为这样，以不要自己得救为代价，就会向主证明：他不该从她这儿收走萨申卡；没有她的女儿世界并未变得更好，相反，邪恶变得更多了。

她也确实在三年之内不明不白地破坏了十好几个家庭。跟一个、另一个在一起，换伴儿，把他们乱甩，跟一些人住个把礼拜，在某一个那儿停上个半年，不过所有人迟早都会被她甩了。后来，在她已经大量喝酒的时候，她喜欢说，早晨第一件事不是刷牙，而是做爱，是这一次跟谁过夜。可不管伊琳娜玩得多厉害，不管她如何尝试表现荡妇，但在任何人那里她都没学到任何东西。而且放浪了十年，就本质来说她却还是一如从前，是基督徒妻子，对于她来说只有一件事让上床无罪——怀孕。

我不知道，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让她如此迷人。有的人也许是希望唤起她的情感，不管是哪方面的，成为她的第一个，另一些人是被伊琳娜的美貌所吸引。可我们却全都遭遇了失败。谁都没法轻易地与她分手，情况就是这样。不是只有我经历过那样一段生活：你知道在这段生活里她是你主要的女人，而这个女人从来就没爱过你，她只是在与上帝的争论中利用了。对于杜霞的儿子谢廖沙来说情况转变了，那更糟。

根据杜霞的见证，她的告解神父、阿姆弗罗西主教1926年的时候——再次被判刑之前不久，在谈话中指出过，我们全都纠缠于马太福音中相邻的两句诗：“……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18：3），还有另一句：“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18：6）

我第一次决定应该在纳利扬-马尔^①把一切都写下来，那几乎是三十年前了。萨沙还活着，世界寻常，不好也不坏，至少里面没有我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打算原谅的人。当然了，周边的恶罄竹难书，不过也有善，总之，紧上一紧，还不会捉襟见肘。何况在北方待了十季之后，我已经对一些事有所了解，有所擅长。机缘巧合，在我的生命中这似乎是个分水岭。由此回顾从前的路，暂时还不错，而且看得清自己走向何方，路好像也不难走。接下来的路应该是下坡路了，不过对此我没有不安。

极地地区的六月底，不管你怎么说，都是个事儿。太阳昼夜热腾腾的，对于夜晚大家全都忘了去想。从大学时代起我就非常喜欢“野外”，可如今它却全完了。从秋明^②运来二十个考察队——也包括我们队——家当的驳船撞上了礁石，顺顺当地沉了。现在发放给我们的钱够买面包和软奶酪的，至于喝酒，我们都不去幻想了。谢天谢地，暂时还不会被赶出旅馆，

① 涅涅茨自治共和国首府，北极圈的城市，涅涅茨语“美丽之城”。

② 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的第一座城市，1586年开建，最初是军事堡垒，如今有“石油之都”的名声。距离莫斯科2172公里。

不过好时光能持续多久，谁都不知道。

确实，抱怨客房是罪过。唯一的一个邻居，石油人，只是过夜，我就这样孤零零一个，像鸟儿一样自由。时间是大把大把的，再加上太阳，不管你怎么遮窗户，都睡不了五个钟头，再说白天也没人来骚扰你。无所事事又没钱，我们第一个礼拜吵了个遍，现在都尽量不出现在对方的视线里。想着让自己忙点什么的时候，我到第三天想起了早就有的一个想法：连同涉及我个人的一些情形，转述一下在东西伯利亚、勒拿河流域收集的一组恩乔人^①的晚期传说故事。这里没有语法错误，也没有文字游戏：恩乔人是北方的一个小民族，两百来人。他们曾经有几千人，伏特加让他们消亡，整部落整部落地消亡。

外加战前，住在北方的那些人被剥夺得完完全全一贫如洗了。莫斯科的某个聪明脑袋产生了一个想象：原住民丝毫不比其他民族更好，于是下令剥夺恩乔人的财产。结果他们世代在冻土区游牧的大规模鹿群每家剩下的不到十头。多数人连这个都没有了。他们大概有五十或是六十来个族人如今在季克西^②郊外定居下来了，就在机场的库房后面。他们蜗居在用车皮拼成的棚子里。一部分人乞讨，其余的人打个更看个门什么的。别的活儿没人要他们。

就连那些领工资的人也没什么用来养孩子，因此他们的女人产后刚能站起来，就去把孩子交给托儿所了。由于普遍酗酒、肮脏，几乎三分之一的婴儿患有重病。寄宿学校自然会照

^① 该民族的人对自己的统称是“恩乔”，意思是“人”。小说中使用的词语是苏联民俗学家普罗考菲耶夫19世纪30年代根据俄语构词习惯造出来的，其后缀有“人”的意思。结合俄语读音和意思，似应译为“恩人”，但考虑汉语意义，同时尊重该民族自己的称谓，也因为未发现约定俗成的汉语译名，译者选择译为“恩乔人”。

^② 雅库特最北的居民点。

顾孩子，给他们吃、治病，教他们学文化，可从那儿出来时，年轻一代的恩乔人不管是对于语言还是自己的习俗，全都已经不清楚了。

我所说的一组故事，其形成时间不会早于19世纪下半期，而且从本质上说，从来都没引起过任何人的兴趣。我们大家得到的教育都是越古老越好，这个烙印是抹不掉的。是啊，进入这一组的传说故事我是随便搜集的，为自己搜集，没有任何任务和计划。故事的主人公叫叶夫拉姆皮·赫利斯托佛罗维奇·佩列古多夫，是恩乔人的使徒。我对他产生兴趣的原因是这样的。我十岁以前父亲——当然了，如果恰好他在家，我和妹妹被赶上床——一整个冬天都给我们读美国的传说和童话。厚厚的书，好像是2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方面，童话极为平常，也就是说，可以不用去怕某个故事会有不好的结局。与此同时，里面的人出行不是乘坐火炉，而是通过铁路，坐在蒸汽机的车厢里，并且相互发送的不是带着字条的鸽子，而是电报。坏匪徒就是那些手握“史密斯威森”，打劫那些名称听起来不像童话的银行的强盗。不过该他们倒霉，这时好小伙子——治安警察——就出现了，短暂的对射之后“善”获胜了，罪犯要么进了坟墓，要么蹲了笆篱子。

来自完全不同时代的事物和对世界的理解如此共处，我之前在哪儿都没遇到过，因此它让我兴奋。加上注解中——注解也读给我们听——确定，话说的是具体的人，他们生于何时、住在哪儿、怎么死的，都是清楚的。父亲本人从新大陆的传说故事中得到的快乐不比我少，只有妹妹要摆脱出去，有时候她会怯生生地请求今天拿个别的什么来读，像《巴黎圣母院》那样的。显而易见，美国的民间文学当时在我心里牢固地扎了

根，因为在北方撞见类似的东西以后，我没有犹豫就受到了诱惑。

还有一个动机。恩乔人的第一则传说故事我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记录下来的，那时我和民俗考察队去了雅库特。那次实习不但确定了我未来的兴趣——从乌拉尔到楚克奇和猎户海的北方以及这里的众多小民族——，由于实习，我还开始变得平和得多地看待一个从前没法适应的医学问题：情况足够严重，我已经及时地给自己立了十字架了。那个不得不在里面窝一年的医院就算改变了什么，那也不是根本上的改变。这时候我清楚了，没什么好急的，我的病也许压根儿就不是诅咒，不是判决，而且患病前的事以及疾病本身全都不是平白无故的，不是枉然，相反，赐给我的是一个开锁钩，没有它你什么都弄不明白。

当然了，在这类事物中什么都快不了。为了着手这项工作，我躺在纳利扬-马尔的旅馆小床上，必定要过去一堆时间，而且我应当搞清楚一堆事物。到如今，事后了，我清楚，在成年后的生活中，1958年的那次失败的考察——到没完没了地谈判完把我们送回莫斯科，共一个月零十天——不是一段最坏的时光，而我恐怕是第一次没有像通常那样心惊胆战地看待未来。

我意识到在下面要展开的故事中线索太多。纠结、扯断的这些线索缠成了那样的一个团，很长时间连我都找不到一条该揪着拉扯的线。再勾勒勾勒计划，我明白了，我甚至连日期都出了问题。过程的崎岖不平也没少把我弄糊涂。有几年一切都静谧，如同在密室下面，接着就是一通真真正正的胡闹，后来汽儿放出来了，重新归于寂静。总的来说，哪怕在脑子里我十

分轻易就抓住了本质，但事情却很快就停滞下来了。有时候我觉得，要把这东西在纸上编出来，得是三十年代准备诉讼程序的契卡才行。

要么是为了排解，要么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没有遭禁的主题，我是从原先恐怕不敢谈起的事物开始的。五八年在纳利扬-马尔、后来在当年秋天的三个月写下的东西十二月时由于一系列原因不得不搁置下来了。如果不考虑持续几乎十七年、时间不算长的间歇的话。当我回看这些记录的时候，开头二十页的调调让我不自在。少年又随便又胆怯的混合物随着时间的流逝没多少吸引力。不过，没什么差别：接下来的这一段反正什么都没触及。

根据自身经验我确信，当你处于事件核心的时候，你什么见证人都成不了。别人癫痫发作，我自然是见过的，可这些发作是有气场的，也就是说，人会有预兆：“瞧，就现在，要开始了。”因此，哪怕只在刹那之间，他也来得及躺下。有床就躺床上，没有，就干脆躺地板上。接下来，不管你被拧巴成什么样，重伤是不会有。而我却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警示，相应的，我得到的都是全套的。

发生了什么我只能从亲属们的言谈中了解，不过这个话题不是我喜欢谈的话题，所以对于细节他们是三缄其口。的确，我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粗野、刺耳地喊叫：痉挛已经扭曲了关节，声音里人性的东西不多。有一次母亲说，像是用工厂的汽笛替换了喉咙。发作期间我力气大得如同狂躁的疯子。我就这样嚎叫着，随之就像颗螺丝钉一样，试图拧进我站立的地方里面。拧巴的是右边，因为我受损的是大脑的左半球，一切

都在那里开始。谁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也许，我幻想有一件拘束衣，幻想被挤，被抓，而且不留余地，往死里弄。可是，要么地板是石头的，要么就是钻出的洞眼什么用都没有，因此我像舞蹈演员一样爬上个把分钟，发出含糊不清的嘶嘶声，直到旋转起来、终于达到极速为止。速度是个好东西，它甩掉恐惧。为了脱离地面，为了哪怕只是一米，飞起来，不管是我还是飞机，都需要速度。接下来重归乏味：你被扔到让你转动的那边，在你摔倒之前，然后是当你已经摔倒以后，没有任何怜悯地揍着，捶着。

发作持续15—20分钟（按照分类，这样的叫做大发作，或是总发作），之后我还要躺上几个钟头，伤痕累累，浑身是血，舌头如同嚼过的纸。醒来，又睡过去。意识恢复，又丧失，不过却哪儿都不疼。通常到第二天早晨我才能清醒，开始清算支出和损耗。查看伤口的时候我是顺从的，而且怀着这样的顺从，我清楚，不到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我是恢复不过来的。要是哪儿都没骨折，最疼的就是舌头了，你没法用人声唱歌，说不了人话。

就连国家都承认我的病是重病。癫痫是直接与二级、通常还是一级残废连同养老金一起挂钩的。国家也确实是什么都不让我干。不让你开车床，不让你抓方向盘。连洗澡都不让你一个人去：会从浴池里被抛出去，你连骨头都拢不到一处。至于说那些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喝酒吧，不管你怎么哀求，亲属中没一个人哪怕能给你倒上一盅。允许的事儿就是：安静地、不紧不慢地活着，寄希望于更好。为了不让希望干涸，就早晨、白天和睡前各吃一把种类各异的药片儿。

应该说，我的癫痫病不是先天的，怎么叫呢，是后天的。